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四至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黃壽齡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十一月己丑刑部言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入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戸三人委保不夾帶兵器按蘇軾集引元祐編勑作仍召本土有物力戸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充造軍器物并不越

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聽行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公據而擅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往北界者加二等配一千里並許人告捕給船物半價充賞原本作充實令據其蘇軾奏議改正餘在船人雖非船物主並杖八十即不請公據而未行者徒一年鄰州編管賞減擅行之半保人並減犯人三等從之新舊並同或可削

是月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疏太皇太后曰臣伏奉
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
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
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所宜
先知者四不可不謹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
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
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以為婚姻者必大國
諸侯先聖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

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殭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啟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取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之歌曰文王初載天

作之合言文王之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德本于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

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由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也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巳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記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

後婚姻多不正無足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
文德長孫后憲宗懿文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
其餘敗亂足以為戒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
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
如本朝之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
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
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
萬國表正六宫非有德孰可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

見必是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廣事亦可知也
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
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
是為文帝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
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於后猶天之與地日之
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聽男教后聽女
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内外和順國家理
治此謂之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

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
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至
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
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
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
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為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

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吉人無匹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惟有

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夷禮義或雜戎裔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王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工昪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曽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可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

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人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議論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據范祖禹家傳附此疏於十一月末據集注在十一月十九日

先是浙西鈐轄蘇軾言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

今不刋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寛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熈寧之事是也熈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救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

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

濟又於十二月中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懽呼官既行糶（按行糶二字未詳考蘇軾集作住糶亦與上下文意相戾疑當作任糶為是）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按數路稅務原本作常平稅務誤今據本集改正）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恭惟二聖

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誠心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斗至八九十今年正月已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

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七月初斗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歲何者去歲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容令季孫沿路體訪季

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猝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閒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糶過十五萬石餘八萬石而糶

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充椿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熈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數絶少熈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

深不敢别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别無策惟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令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黄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奏聞伏望聖慈備録臣奏行下户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

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餘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涌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令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貼黄稱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强賊人數

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
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又稱謹按
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
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
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受任皆朝廷
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
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
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救濟饑貧況可疑之耶帝曰

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令後諸道被水旱饑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近者臣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匀苗稼豐茂又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豈

孰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時七月戊寅也戊寅十五日戊子軾又言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糴常平斛斗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别無才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萬死八月丙申詔從軾請下本路轉運

提點刑獄司及兩路鈐轄司限半月具相度準備救濟事具以聞丁已軾又言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令戸部節畧行下伏乞檢會前奏特賜明降指揮施行九月戊辰軾又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斗六十文足十一月長至九十五文足其勢方踴貴間因朝旨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即時

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内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石以此米價無由増長人免流殍今來在市米見令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閒轉運司收糴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税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糴取足又本州須糴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糴必須踴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糴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髙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饑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饑不

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糴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斗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以救之者其費豈止五萬餘貫而已哉欲乞聖慈特許寛減轉運司今年上供額斛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絹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糴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耗折常平錢本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為惠不小勘會去年本

司亦乞寛減上供額斛一半準敕只許寛減三分之一
令來災傷及檢放税租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縁連年災
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䘏所以須奏乞寛減一半伏望
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寛減又勘會熈寧八年
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斗一百二十
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縁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
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
上供斛斗二十二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熈

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戶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斗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前件事已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有寛減額斛難於自言

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為心非為苟寛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饑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九月戊辰七日軾條具二事其一乞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其二乞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石準備戊寅軾又言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斗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糶平準市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

専斗不得乞覔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令訪聞蘇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糴不惟助長米價為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為出糶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糶有流殍之憂竊

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畧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鄰路擘畫斛斗賑濟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勘會去歲朝㫖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置銀絹上供又令年本司亦奏乞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官令年諸州糴常平米至多所多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饑饉為憂不細欲乞聖慈過

為防慮特敕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至真揚州樁管若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糴即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糴即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寛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貼黃稱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

不樂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税分數即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竊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為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熈寧民間有錢尚因無米饑死數十萬人況今民間絶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陛下深為

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辭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灾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十月壬子軾又言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糶平準市價一事最為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不過七十文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糶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斗坐視流殍而

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令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為甚提刑司以指揮本司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州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所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

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多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斗散與饑民則為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損邱山大為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秉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摇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為可惜若便為減價住糴正墮其計況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糴縱令添價

亦不及事恐有悮來年出糶大事所以須至别作擘畫
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
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
出糶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
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
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
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灾之民廣作準
備是月壬午軾又言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灾倍於

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粗米以備出糶每斗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涌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小民難於收糴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貼黄稱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奏乞指揮諸

路專行糶糴不得別將他用如召募饑民興土功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即漸耗散伏望朝廷留意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條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司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米盡行俵散亦未能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奏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斗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糴者

每斗減二十文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尚有剩數亦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饑民並得錢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況自來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貼黄本司

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使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蒙賜緣今年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糶久之乃有詔發運司兊撥合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趂時糴買斛斗封樁準備移用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此據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罷杭州後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詔下當在六年春初軾奏浙西災傷前後凡七章今悉編入十一月末軾坐此為賈易等彈

劾賴范祖禹封駮乃已事見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四日軾自辯劄子欲究此事本末故詳載之或删取其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十二月辛卯朔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宗隱卒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奠成服苑中贈太師追封潤王謚僖惠濮安懿王第十五子或可削去更參前例　彰德軍節度使大名府馮京知河陽六年正月十二日為中太一使　資政

殿學士知定州張璪知大名府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許將為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御史中丞蘇轍等屢言將過失而將亦累表陳乞外任上批可特除資政殿學士轉一官知定州所命詞作自請均勞逸之意十四日上官均罷殿院均言蘇轍孫升皆有章劾將而實錄但云將自乞出其所録殆非實也所録因舊但削去命詞作均勞逸意今具存之　先是十一月丙子十六日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監察御史徐君平進對此據劉摯日記乃十一月十六日事然摯先於十三日已語韓忠彦云云疑日記傳寫或差錯今移十三日云云附此後劉摯謂韓忠彦曰

聞均及君平有章皆為許將聲究謂中司不當揺大臣
忠彦曰將自言亦若此然止稱均不及君平摯曰前此
聞楊康國劉唐老為傅堯俞辨訴臺諫官與大臣為地
前未之有殆出於近世非公道也黨與根株其將奈何
摯自謂於用言未嘗不懇懇於諸公天實知之既而呂
大防亦為摯言聲究事如摯所聞又曰常疑人分别南
北似非理令觀之豈不可駭此並摯十一月十三日所記今移入此摯又
曰君平江南人嘗從王安石學蘇轍舉為御史昨聞均

語干人頗愠轍尋常多召君平及岑象求議事彼不知君平異趣故不疑爾今日之對必有異論自鄧温伯來梁燾等去近又召彭汝礪至今言路復有君平輩摯每以告大防而大防顧疑摯分别南北此深可慮也㑹秦覿準敕書御史臺碑適自彼來為摯言聞均等對以許將細故不可動又言君平與轍無異意雖與均同對必不助其語又言轍及孫升前對諭語甚温但頗然許將爭利一事云若非將言幾誤此事也及是踰半月矣乃

有內降付三省云許將近累上表乞除外任可資政殿
轉官知定州翼日十二月二日以內降進呈諭曰許將自昨
來事後言者章疏攻彈不已令令補外然别無事吕大
防奏曰近時外補少遷官者今將轉官拜職又得帥府
重地聖恩優厚臣子之幸又諭曰昨來韓樞密傅侍郎
事過後便定奪更無人言獨有右丞被言文字甚多不
可不如此也摯私謂將所爭利一事誠細故未足以為
去留但將自初入以來人望不快昨宣押之後論者不

肯止上既以利一事為將之是故言者置其事止以人
物不可在政路為說是以天意顧公議不能主之也人
不素修欲信於士大夫其可得哉將性敏惠明見事理
而所趨甚異喜圓機薄節行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
論好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事此其大失也措之于政
事豈非為害此人情所以欲去之爾前日陳衍至大防
府第必以此詢決之然將忤物不一孤立亦可憐是日
范純禮過都堂謂摯曰繼將者當用鄧溫伯又曰八座

當用范百祿補龕當用范祖禹補掖當用彭汝礪又謂將之去非是摯與純禮雅善故於摯無隱然昔者議論不如是之私今聽其言不敢以為當傳堯俞多為其所惑皆類此也此並用摯日記所載修入可見當時議論各有黨不可畧也

壬辰龍圖閣學士知河陽曾布知青州右千牛衞上將軍分司南京李憲為延福宮使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李憲叙官必以法實錄舊例自合著所因令乃畧不及之不知何故當考歐目全闕此月事 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畧司奏十月內西賊累犯勝如

智固堡縱火穿城雖無所傷緣夏國見商量分畫地界令乃不遵詔命先起事端乞朝廷定牒本下鄜延路經畧司移牒宥州詰問詔令本路經畧司移鄜州問故定牒本降下知麟州范育言臣勘會昨夏國納欵之初曾具奏陳乞先議畫疆後給四寨續准朝差官按視及依綏州體例分畫本路以新邊疆界有難依綏州去處乞蘭州以黄河外二十里為界其餘城寨於見今弓箭手已開崖嶮口鋪耕種地土外以二十里為界續准朝旨

於定西城以北二十里相照新邊堡寨接連取直合立界至兼蒙降到甲乙丙丁圖子及回答夏國詔書許一抹取直内定西城以東合與秦州隆諾特堡一抹取直本路已依準朝旨條畫逐件利害及彩畫地圖奏聞去訖定西城外直打量二十里為界乃五年三月十八日詔書昨於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西人首領允稜舉特旦來本路石硤子計會說話尋差第五副將李中與西人說話並不依應將近降朝旨却執宥州牒要逐城壕外打量已依准朝旨說諭令計

會鄜延路界首商量去訖臣竊以夏人納款之初幸朝
廷之從請其欲休兵講和之意非不誠且至也及與之
分畫則頓兵境上踰年未決託言邀請無厭使朝廷詔
令與外國往來為空文其終必將至於爭奪而後已求
好之誠乃因疆理之議且復至於用兵非善計也凡疆
埸之事皆在邊臣處畫令紛紛每至紊煩朝廷由臣知
識鄙淺未能悉應事機臣愚伏思恐上不能副朝廷安
邊息兵休養元元之意次辜所以付畀重任防患禦戎

之至計夙夜講求本路利害及察西人情狀以圖疆事可成之策反復念慮至熟也顧深計而極陳之臣再察西人力爭地界之意非以尺寸之壤為彼利也葢以熈河形勢控其右脇臨制其國嘗欲削吾邊面毁吾藩籬使吾邊常危則彼有常安之計今按本路地形其智固勝如努扎實為控扼西人咽喉之地我得之則足以制賊彼得之則足以困我故無智固勝如則蘭州必危無努扎則定西必危蘭州定西危則熈河常有動揺之憂

而賊勢益彊可以肆為邊患故其力爭者蓋以此也昨
宥州牒稱納葉經且埒克節修築堡子有耕種處并屯
駐人騎乞權行毀廢由此觀之其窺伺三堡非一日計
也又以朝廷有二十里指揮欲起自東關至康古定西
以北各二十里為界即三堡皆在西人熟地之内及要
自定西熨斗平第三寨接連取直即蟾牟山丕嘿川聚
卜結隆一帶亦為西人所有矣臣觀夏人所持以爭者蓋
自輸款以來朝廷每狥其情既錫之歲賂復與之四寨

乞以二十里為界則從之請留生地十里亦從之求無不得謀無不遂謂朝廷憚於用兵必將勉從其欲悉行割棄足以肆其無厭之求故曠日懷姦力爭而不已也臣伏覩近日累降指揮朝廷持議皆堅更無移易臣謂西人亦必察見朝廷愛惜本路邊面形勢之意退而悛懼矣臣又探伺得西賊連年點集人馬羸弱糧食乏絶上下咨怨焉能久抗中國而肆其爭奪之心乎為今日分畫之計莫若斷之以理使直在我為上策臣乞朝廷

將先降二十里及一抹取直指揮在本路難行處隨宜處分臣契勘二十里指揮行於延安河東與本路智固勝如則可行於定西城則不可棄努扎之形勢與遷九巉二千有餘之衆其害不細西人且欲持此於通西尉斗平等處分畫則廢地遷民又多而定西形勢孤絶難守害亦大矣然努扎吾邊之故地九巉吾民之舊居與之不足以為德而於邊防有大害不與則於理為順而於邊防有大利此不可不隨宜而處之也臣又契勘一

抹取直今自定西城至秦州隴諾特堡東西一百六十餘里侵占西界生地三十里或四十里今因分畫而多取其地則於理為不順彼將有辭則曲在我此不可不隨宜而處之也臣竊聞朝廷近詔延安委官於境上與西人會議臣欲乞朝廷特詔夏人指言今來分畫事理許從一路利害施行將應通遠界城寨並據見今坐團口鋪及弓箭手崖巉耕種地土之外別留十里或五七里生地為界其智固勝如二堡外打量二十里或十五里

一半為熟地其中修建堡鋪一半為生地其邊卓立封堠如此則隆諾特以西悉依舊界更不侵占西界生地定西以北努扎川谷不毁却已修崖巉及不遷動見住戶又不退縮著漢界土彼我各守自來界至其存留生地更不耕種止為兩界隅限智固勝如係自來城堡亦據可守之地分畫仍乞朝廷丁寧降詔以舊疆之外不合侵占舊堡之外隨宜分畫示朝廷之德意則理順而辭直可以破其姦謀抑其邀求庶幾分畫早見了當頒詔

講和永息兵革又使邊徼不生異日之患天下幸甚所有努扎子細利害具王箴姚雄申陳事狀及前來孫路劉舜卿相度事理更乞朝廷檢會參酌臣不勝憂國惓惓之誠伏望朝廷早賜裁度指揮王箴姚雄申陳事狀孫路劉舜卿相度事理當考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

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

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
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彊晉國則信義之效見
於久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
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
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
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
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以為命雖以一歲

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葢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智固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

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
廹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絶
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
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太甚非中國之體
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
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解不欲違拒黽勉見從十里之
地得之不足以為彊失之不足以為弱雖小人以為得
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

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為愚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智固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餘里又欲與秦鳳路隆諾特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穆衍以八月二日使陜西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

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姑息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令之所為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背棄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

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貼黃稱臣見陝西轉運李南公言添屯兵數如此又稱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累殺熟戶計級受賞擄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倡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智固勝如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端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

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埋者内有簒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算寛而得衆方欲内安酋豪外結朝廷族内外無患然後徐簒取之所以朝廷近者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埋一一聽從葢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令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别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詔成都府利夔路轉運司知州軍監闕官並依

差權繁難縣指揮施行從夔州路轉運司請也

癸巳三省言專切提舉措置東南諸路船買鹽事所請依元豐條於賣鹽息條内豫樁州三百緡縣二百緡充捕獲私鹽賞從之新無

甲午遼國遣使崇義軍節度使蕭固副使朝議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閻之翰來賀興龍節

乙未夏國遣使賀興龍節　高麗國三佛齊國遣使入貢李壵十朝綱要云高麗王名顒王雲雞林志云自元祐五年元符元年貢使再至然則其他使至者蓋非

貢也
當考

劉摯叙高麗本末云高麗舊通朝貢真宗初嘗遣使來自言苦於北敵誅求願臣屬天朝絶遼好請王師援助於是朝廷方與遼和不受其語遂去自是不至熈寧初羅拯將漕福建因賈船寄意招來之於是時神宗有臣服遠人之意喜其説即以拯為制置運使經理其事已而入朝奉貢朝廷待遇之禮賜予之數皆非常等恩旨親渥至於次韻和其詩在館問勞無虚日多出禁苑珍異賜之沿路供頓極於華盛兩淅淮南州郡為之

騷然每至州縣或鎮砦皆預差諸色行戶各以其物齎負迎於界首日隨之以待其所賣買出境乃已及鞍馬什物等皆用鮮美者被科之家旋作繡畫或求于四方人多失業至于逃遁或有就死者蓋朝旨嚴切而引伴皆用中人是以如此自元豐八年使者田到今復至朝廷用知杭州蘇軾及御史中丞蘇轍之請痛加裁省及定其程限自入界不兩月到闕下問引伴官向綍趙希魯言沿路擾費十去六七矣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著作佐郎張

禾校書郎陳察並為集賢校理六年六月八日禾改秘丞 許將乞赴龍興節上壽仍乞綴寄祿官班吏不赴坐詔立班在六尚書上餘依御集五日

甲辰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知廣德軍先是御史中丞蘇轍言伏見殿中侍御史上官均昔任監察御史與王巖叟等相約論事既而背之巖叟劾其反覆均即繳奏巖叟私書一時鄙其傾險亟罷言職近者朝廷復自郎中擢為臺屬臣雖知均為人陰邪難測猶覬改過自新姑

受之而觀之及與之行事以來見其用心不改臣昨論
熈河帥臣妄占二堡以興邊患宜加責降均知大臣不
說即上言邊事當聽邊臣不宜以臣言而罷及門下侍
郎劉摯求觧職事方其無故去位中外相視未知其由
或留或否當出聖意均輙上章留摯其意以為摯若不
去留之足以為已恩若遂去留之亦自無損進退兩得
心實不堪今者臣與臺諫俱論尚書右丞許將進擬差
除管軍前後異議希合聖旨以諂同列中外公議皆以

為然而均與將有鄉曲之好素相結託凡有所言陰為表裏上疏救將謂將小過不當斥逐且均為御史職在擊姦見姦不擊反加營救背公向黨忘失本職情尤深害況前三事率皆希合執政以求援助據其情狀難以復居風憲臣若不言留與同事深恐均秉隙進讒熒惑聰明有害聖政伏乞罷均臺職以肅姦宄臣備位執法臺有憸人而不能去何以糾百辟謹昧死彈奏以聞是月丁卯朔也轍劄子稱十二月一日後五日轍又言臣頃論尚

書右丞許將心懷傾險不可久在廟堂蒙陛下照其邪心即行斥逐中外正人無不相賀惟有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與將素有鄉黨私好自居言路陰為表裏昨者臺諫交章劾將姦狀獨均上言曲加營救令將被逐均自知情狀見露數日以來譸張失措度其猖狂辭說無所不至緣御史人主耳目之官不宜久留邪黨汙濁其間涜瀆聖聽臣今月一日已具論奏伏乞檢會早賜降黜外任庶幾姦慝之人小加懲戒此劄子稱五日　是日轍又與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同奏臣等頃言尚書右丞許將用心傾嶮議論反覆留之左右恐害聖政伏蒙陛下以臣等所言為然即令補外中外稱快而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獨言不當罷將執政指臣等所言為非曲加誣謗無所不至伏惟陛下日月之明照見臣下情偽將之姦意具在聖鑒今均與將鄉黨情分素深向除臺官實將之力度均之意方欲倚將以求進用故於將之未去則出死力以營救庶幾將之復留於將之既去則誣臣等以

附會庶幾陛下疑惑始終情狀皆出姦邪况均自知必
去無所顧藉誣汙臣等蓋以熒惑聖聽若不明加責降
但罷其臺職使均得計而去何以懲艾姦慝臣等前來
各已曾論列伏乞指揮檢會早賜施行貼黄稱臣等竊
見從來臺官彈擊姦邪不擇貴近則為本職即未有御
史中丞言執政過惡朝廷公議共以為然而臺中官屬
陰為執政理雪反擊中丞者今上官均所為古今未有
若非背公阿黨欺蔑朝廷豈敢如此此三劄並得之汪應辰令轍奏議乃

無此

傅堯俞韓忠彥許將等之求罷也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政令賞罰所繫甚重同異相濟要歸至當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以治天下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異同之迹若悻悻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務為協和歸於至當詔諭堯俞等就職轍與其僚及諫官互論堯俞等罪惡不當在位均以為轍等陰承宰相呂大防風旨遂奏疏言進退大臣當使天下服陛下之

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為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揺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堯俞所論條制陛下既從其請而稍更改矣許將所論張利一陛下既允其奏而罷管軍矣則二人異論既以為是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而蘇轍等以為許將當時與三省商量張利一既已定議既而背同列議獨有論奏臣以為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有每事

違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
是皆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
列協和是乃姦臣耳非朝廷之利也若陛下以堯俞將
異論悉皆罷去則執政數人自此以為戒每事曲相隨
順不敢可否願陛下外採衆論内揆聖心審而後斷
將既罷右丞知定州均又言陛下前日敦諭許將就職
豈以為無罪知其心之無他也今日罷免將特廹持於
二三大臣之言牽於臺諫之論則是陛下特出於不得

已吕大防堅强自任不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為異唯許將時有異同大防每懐私憾令陛下又以將言為是罷利一管軍大防猶深憤疾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率同列盡力排許將期於必勝既得異論罷去執政臺諫皆務依隨是威福皆歸於大防綱紀法令自此敗壊矣又言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乃愛憎任情毁譽違衆立黨怙勢取必朝廷彊愎偏邪上惑聖聽願出轍等章疏付外廷如

許將有罪乞加謫命如無罪願正轍等妄言之咎以破姦邪朋黨之與收還威權肅正綱紀又言轍等合為朋黨動移聖意以疑似不明細事合謀并力逐一執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解言職於是責知廣德軍舊錄云均言尚書右丞許將不當罷執政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等附會大臣意旨姦邪不忠臣竊聞外議藉藉皆以為轍等合為朋黨動搖聖意必變直為曲轉是為非以疑似不明細事合謀併力逐一執政自此六七大臣人人不得安位矣伏乞早賜施行以協中外之望坐所言不當故出新錄因之今據均本傳別修不知作均傳者何人大抵用均家傳耳家傳乃均第三子著作佐郎愔在建炎初所撰次也其信否未可知今先列蘇轍三章仍

不沒均言庶後世有考焉曾布日錄云均嘗與蘇轍爭論科場不當用詩賦以此去位又云均先在元豐則擊蔡確元祐則擊蘇轍紹聖又與章惇不合即去當考　劉摯叙其事云初臺諫之擊許將也均獨以謂不可用細故退大臣乞明正是非及將罷均言益不已於是蘇轍孫升岑象求等皆劾均以為朋姦第一章言均三事章以十二月一日辛夘今附見十四日甲辰一謂范育不可罷二留劉摯三救許將既而章繼不止然其後章止論救將事不及其他均亦連章劾轍及升不為朝廷辨事之是非補人主聰明專以私意陰受大臣

容諭結為朋黨表裏排陷乞正其罪會興龍節假故兩
曹得以從容各罄所言以相詆章皆下三省均以目錄
前後章申都堂至是進呈宸意閒暇兩無所向呂大防
稟測之諭曰均莫難任大防曰自來言官以事去有三
四等知州知軍通判已甚得監當諭曰與合入差遣不
要虧他餘並無言遂可廣德之擬摯因出笏奏曰臣昨
八月中請外任者本以竊祿歲久無補朝廷心不自安
故乞一郡殊不聞均奏留臣也臣等進退料必出於宸

衆豈由臣下論議兼臺諫留執政亦合避嫌疑誠不知
體又均福建人臣與之非故舊亦非鄉里止曾於臺中
同官昨均留臣臣實不得而知更望照察癸諭曰侍郎
有何事要去昨來是太皇官家留任侍郎均亦不曾有
文字大防曰劉摯昨求去並無事令為蘇轍言上官均
文字内說及曾留劉摯要奏知也摯謂均為王氏學有
文采性介潔守道甚篤元豐八年摯在臺愛其前為御
史治相州獄守節得罪故復舉之後以張舜民事罷令

年六月復為殿中至今三黜皆於義無嫌儻止論大臣去留宜明辨是非不可輕以人言進退以厲臣節塞朋黨如此則為有補不然當指邪惡事狀直言而去為是惜也區區以留將為言故理不勝矣大抵將之去外論半是半非雖各係其黨蓋不無由來也摯又嘗語大防以將為人有可取者博記問氣勁見不平必開口不畏彊禦亦其所長大防謂潛心懷二立黨偏見亦可惡者不少也均孤立於盛黨間可憐哉此全錄摯所記不復增損要可見當時議

論不可
畧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十二月丙午是月之十六日輔臣面奏乞以湖北之渠陽寨復溪洞之誠州補其舊族楊先儹之子昌達為刺史先奏知續入狀畫一行之劉摯自叙其本末云渠陽舊屬溪猺熙寧元豐間取其地自是蠻酋歲出侵擾

元祐三年（元祐三年當作二年事在七月辛酉三年十一月辛酉十二月丁酉四年五月辛卯當并此五年十二月丙午考詳）議者爭言欲棄其地朝廷重其事故廢誠州為軍餘裁廢有差而侵齧出沒猶不已乃以知荊南唐義問為轉運使專措置之駐於黔陽縣選人余卞前為澧州推官上書請廢其地與蠻以息邊患至是義問辟以為句當官二人意主於棄地朝廷固亦久以是為議但令方其跳梁為患宜先有所痛懲艾然後許之於是發京西將兵并土兵殆萬衆益以黔南兵丁給錢二

十萬緡責以討撲自十月後兵數進焚蕩廬屋禾倉等奪其兵械甚多但以溪洞地險有林箐巖穴之阻官軍不可以深入多隔溪水林薄相射其殺傷甚衆而不能得其級故八戰皆勝級纔得二百餘朝廷不欲專責以級蓋數級以為功懼其反害平民從來將兵者欲多級者類殺良民老小或運糧人夫斬其首議者所痛歎久矣及義問奏捷奏捷見十一月十八日戊寅亦畧足以申威靈其酋曰楊晟秀既逃遁藏于飛山故近日官軍圍其巢令窮

廹與其族數十人作狀請命義問連上之朝廷遂欲息民竟其事故議如義問所畫如此其間奏請疑不能無小謾然包之以就大計爾復以渠陽寨為溪洞之誠州且命楊昌達為刺史實錄俱不載合用劉摯日記增入要須别加考詳五年七月六日已巳始命唐義問為湖北漕措置邊事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謝麟云云當考二月二十二日楊昌達乃授誠州紹聖元年七月壬戌丙寅九月甲寅當考

御批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太史局等處奏有客星初出在參宿度參宿屬晉分令河東是也竊恐昨者夏賊打刼麟府路殺害人民擄掠人口孳畜不少朝廷雖體量賑

濟亦慮體量不實賑濟未得子細及將來本路糧食別致闕乏三省樞密院與商量合如何施行此亦應天一端也如合施行即以尋常意度行遣上件星變事因更不出行御集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令附此

丁未龍圖閣直學士朝散郎御史中丞蘇轍加龍圖閣學士

戊申吏部侍郎劉奉世權戶部尚書戶部侍郎李之純為吏部侍郎實錄誤以之純為尚書今改之權工部侍郎馬默權戶部

侍郎權兵部侍郎彭汝礪權禮部侍郎祕書監王汾為兵部侍郎太常少卿李周權工部侍郎六年閏八月十六日出祕書少監王欽臣為祕書監知滄州王子韶為祕書少監左司郎中杜常為太常少卿蘇轍明年正月末論差除奉世等十餘人因具載之明年正月壬午改太僕卿奉議郎楊國寶為祕書郎判登聞鼓院時彥為正字時彥階官當檢或與國寶同校書郎晁補之通判揚州此據劉摯日記增入當考其故初議除目呂大防欲以杜純為侍御史孫升為起居郎劉摯曰純向以無科第及朋事諸韓

自南床為中司所劾罷去為相州令如何復除此官兼純凡弟與令中司凡弟不相與恐成紛紛若孫升不知彼文學何如大防曰然以其久於此矣自與公同時在臺當少遷若以文行則誰不為之待更熟論摯度大防欲用純者蓋范純禮所囑用升者自許將之去傅堯俞及純禮之黨數數延譽鄧温伯異引補其闕而患升之在言路故先欲動升以待之升前與梁劉輩力論温伯故朋黨架造如此已而純禮過都堂語摯以王汾不當

直為真侍郎彭汝礪嘗為中書舍人反為權攝摯告以王嘗除諫議大夫館閣二三十年矣彭謫籍新復集撰兩月即召來料須有漸也又云杜常麄俗不宜典禮樂王欽臣不樂為大蓬是欲他日除真侍郎爾故先以汾立例也摯謂純禮平日恬默不意其開口如此有所偏繫故也此據摯二十日所記增入

御史中丞蘇轍言此亦得之汪應辰轍劄子稱十六日蓋明年正月十六日也令與王子韶并附初除時明年正月七日可考臣聞明君用人必須先辨人材之精粗與官曹之清濁若舉粗才俗吏

而置之清華之地則士心不服取笑四方不可不慎也況太常卿者禮樂所寄古者伯夷后夔之職前世桓榮楊綰居其任自二聖臨御亦重其選蓋嘗用鮮于侁趙君錫矣雖其才未及古人然或以博學守正或以孝弟篤行率皆可稱述自是以來用人頗輕然亦未有若杜常人材猥下不學無術而加以邪諂好利頑獘無恥者也臣昔為齊州職官呂升卿等察訪京東辟常自隨常遂注解惠卿手著文字所至州郡公然為官吏講說其

意以求悅媚自是遂蒙進用及在都司侮慢士人而畏憚尚書省胥吏以至奉行其意不顧條例遂為言事官所劾此二事者皆臣所親見也若其他暗塞乖謬士大夫以為口實者臣不敢一一仰煩聖聽伏乞聖慈特賜追奪無使匪人竊據傳播四方以謂陛下不惜名器一至於此臣昨與屬官已有文字論列未蒙采納伏乞指揮檢會早賜施行　又言臣聞堯舜之治以難任人為先孔子論為邦以遠佞人之不可用大則亂國小則害

政是以古之明君去之惟恐不速屏之惟恐不遠令二
聖為治方選用忠良斥逺邪佞而王子韶者屢進令遂
擢為秘書少監甚可怪也昔熈寧之初臣與子韶同在
制置三司條例司是時王安石吕恵卿方欲變亂法度
子韶與程顥隂賛其事朝夕謟事王吕惟恐不及及吕
公著為御史中丞並薦二人以為屬官公著既言新法
不便程顥革面從之而子韶脂韋其間隂助安石既為
同列所鄙復為先帝所照御批降黜天下莫不稱快徒

以面柔無耻善事權要子弟復以字書小學緣飾鄙陋以僥倖進取當今士大夫凡言佞人子韶為首項者曾被進擢以此屢為言者所劾而罷昨者命下之日御史岑象求孫升皆言其不可臣復繼以為言矣皆不蒙省錄雖由臣等才望不及前人言不見信而朝廷屏黜姦佞前後不曾有異伏乞檢會臣等前奏速賜施行以厭公議　輒又言

輒劄子稱二十四日當是明年正月令并附初除時據劉摯日記則論子韶銜內鑽乃殿中侍御史岑象求章條十二月二十日降出

臣近奏乞罷王子韶秘書

少監不嘗施行臣竊謂朝廷用人必不得已將舍短取長要須心迹無邪於事不害然後為可也今子韶資性便僻柔佞無恥奉上媚下衆為指笑依勢行私賊害良善皆有實狀只緣邪謟善事權貴故大臣不察拔擢至此然每有進用必致人言自元祐以來初進被劾出知曹州再進被劾出知滄州及今三進臣與僚屬言之者不一豈言者皆妄而子韶皆冤乎陛下試以此察之則得失可見矣子韶昔為小官專事權要子弟以僥倖恩

寵于時士人指目羣佞號之十鑽子韶則脔内鑽也自此漸進為監察裏行王安石初用事遣子韶出按淮浙子韶妻父沈扶閑居杭州方謀造宅舍每於本州干借捍行役兵知州祖無擇守法不與子韶挾此私恨誣謗百端遂起大獄煞卒無事實無擇緣此得罪至令天下寃之其在臺中中丞呂公著方言安石更法令不便等事子韶每見公著則左右其說及至上前輒稱新法之善先帝深知其詐降詔逐之其畧曰外要讜正之名内

懐朋姦之實天下聞者莫不稱當自此稍被疎外故其害物之心包藏不見而專以邪佞要結為事前年除太常少卿為諫官劉安世所劾而罷令秘書少監與太常少卿均為清選子韶才行與昔無異執政大半猶是舊人而用舍頓殊理不可曉然臣聞安世所言前後凡十餘上然後見從昔劉向譏漢時曾有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之言後世猶且羞之令大臣獨於子韶遲遲不忍臣恐拔山之誚咎有所歸臣與子韶初無仇怨

獨為朝廷惜此過舉惟陛下察之　侍御史孫升言伏見左司郎中杜常近除太常少卿士論喧然以謂杜常人材闒冗知識庸下太常號為清列論議皆集羣英如常者豈足以為之長杜常昔從呂升卿之辟是時呂惠卿方為手實法以擾天下獨杜常附會惠卿希求進用箋注手實謂其法五常皆備有識之士至今鄙之杜常在都司與狡吏時忱任永壽相為黨與過于交游欺罔朝廷違條冒賞紊亂紀綱常為首惡仁聖寛容未加誅

責已為優幸豈可遷奉常之清列辱聖朝之名器伏望
聖慈詳察特降指揮追寢太常之命别與差遣以允公
議貼黄稱近來皆自太常遷諫議侍郎若杜常人材猥
下如此茍緣是遷擢豈不辱聖朝之名器也伏望自出
聖斷特行追寢又言竊以名器之重為天下之砥礪君
子之進作邦家之光輝茍輕名器以假人不獨不足以
礪世且所進非人則為邦家之汙也杜常人品猥下中
外莫不鄙之若遂進擢清列躋陞侍從臣恐非二聖貴

重名器光輝朝廷之意也伏望聖慈詳察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貼黄杜常在都司日與狡吏時忱任永壽相為表裏欺罔朝廷違條冒賞紊亂紀綱臣與賈易論列杜常罪惡甚詳二聖必能記省今日若容常貪竊名器玷汙近班豈不為聖政之累也賈易論杜常在都司時奏章當檢附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近歲南省考試分卷取人又五路別立額奏名頗濫詔禮部詳定以聞　又言近歲太學諸生無叩問師資之益學官不以訓導為己任祕書省

則多務燕閒少親讎校請立訓導之法定校讎之課及聞太學補試伺察不嚴有假手之弊詔令禮部秘書省長貳詳度以聞　户部言抵當財産限十日差官躬親檢視内産業須驗契估定不得過契錢並親見本家尊長義居者見應有分人各令供狀若義居顧同供抵當者仍供非尊長抑勒如不願者令供不侵已分財産限二十日畢並置簿拘管若有折欠出賣不敷如本主并保人填納不足者勒元檢估吏人牙人均補如有情弊

而檢官知情者准此供抵當若同財之人不顧及年二十以下者聽准分法除出已分財產其因抵當人即㨿昧尊長或將同分不顧人材產及妄指他人財產充抵當者徒二年未得者杖一百官司知情與同罪若擅將非已分財產充抵當及借請官錢如檢估官吏不令有分人知委并官司不候檢估便行支借若有少欠於犯人處追理不足者勒檢估支借吏人均補其檢估支借官及干繫人有情獘者准此從之新本削去

戊申十二月十八日太學博士葉濤校勘黄本書籍劉摯敘其事云濤從王安石學與韓琦有瓜葛向縁太學獄坐罪既訴理復為博士近頗造議論以朝政為不快思欲反復王氏學及熙豐政事氣豪節彊其朋恃之與鄧温伯彭汝礪龔原孫朴之徒為黨然元祐以來摯在言路及主政府論安石政事有所更者固不一而未甞詆其學雖有穿鑿而闢先儒之説亦多天下公議不可誣也但晩年過在溺于釋老字説爾盖學者隨流泛濫至於今

日之弊而言者多毀安石豈安石之學本然哉可盡廢耶如濤輩亦頗知摯此意故皆歸心焉摯與彭龔孫尤相善者左丞蘇頌有子嘉亦為博士其學舊學與諸子異性行謹粹摯亦與之善頗為濤所凌轢嘉不堪日以濤輩誹憤語態白其父頌頌以白呂大防積久大防銳欲出之于外摯謂大防曰意異造言之人潛心積慮有深可憂者若朝廷能以大公包含平其意泯然此大善也茍不能固當分明辨之但濤之出畧須有名則服矣

此十一月間事也其月戊寅十一月十八日早集議大防落筆以濤為某州簽判蓋頌坐與大防接又密促之故也衆不語摯曰似乎無名頌曰記得有薦之者摯曰若有薦者則坐薦章傅堯俞曰是彭汝礪舉自代摯曰舉自代自來何曾使大防曰舉除目内除此一節堯俞曰亦恐立此蹤跡别議甚好晚摯再謂大防曰濤事更加子細但得有名出之無害示朝廷以公平無他意也大防喜笑曰事須分明若見得邪正意在害政當須别白與他

行之若做不得即去詞色甚厲摯曰若堅持此意甚善天下之幸也前此一議大防曰濤輩持異學以教導恐惑學者不可不出又持具貟摺以示摯者二人濤與王渙之也令早議不及渙之大防並無此謀由頌用其子之説然人多知之矣大防又曰龔原亦欲求外任摯曰聞之然止以私計為言不知可從否恐且宜留之大防曰是他要去何用留之然此人雖學於安石却純篤實好學之人非濤輩也及是再議十二月十八日頌初用其子嘉

之語咻于大防銳欲出之摰累論出濤須有名故遲其事摯因言京中與易一處除是主簿奈無闕何姑曰唯有校對黃本可也不意衆以為然遂優於博士矣乃知進退休戚人自有命或者欲以此夸耀寒熱人者不亦謬哉可戒可歎

辛亥吏部言請黃河地分當職官係礙季限交割去處有在假月日於季限内補不足聽於後任補填從之新本削去

壬子御史中丞蘇轍言此奏得之汪應辰轍集今無此奏　臣伏覩二聖臨御天下清心正已未嘗以一毫之私干撓國家高氏向氏子孫凡幾百人其間得預美任者蓋無一二惟聖心非不愛親戚以祖宗社稷之故退託不敢是以天下協應災害屏息皆此之故也然臣竊見本朝勢家莫如韓氏之盛子弟姻婭布滿中外朝之要官多其親黨者昔韓維為門下侍郎專欲進用諸子及其姻家陛下覺其專恣即加斥逐其後宰相范純仁秉政亦專附益韓

氏由此阿私之聲達於聖聽令純仁罷去未幾而傅堯
俞任中書侍郎堯俞與韓縝通昏而素與純仁親厚遂
擢其弟純禮自外任權刑部侍郎曾未數月復擢補給
事中純禮門蔭得官初無學術因緣僥倖致身侍從與
堯俞陰為表裏惟務成就諸韓近日韓宗道自權户部
侍郎遷試刑部於法經年乃得待制宗道之遷曾未三
月適遇青州闕守特遷待制出守青州人言沸騰徐乃
依舊其他韓氏親戚度越衆人與優便差遣者蓋未易

一二數也是以外議紛然復言謝景溫杜純杜紘皆韓氏姻家堯俞純禮竊相擬議欲相繼進此三人臣忝執法陛下耳目所寄只可先事獻言若候其事已成徐加議論則無及矣臣令謹開陳三人所為具在貼黄伏乞陛下記錄臣言徐察堯俞等所用若果如臣言欲乞只作聖意却之實為穩便臣受恩深厚不敢自外冒死以聞貼黄稱謝景溫在熙寧初諂事王安石任御史知雜為安石排擊正人為清議所鄙及元祐初韓維執政擢

知開封府維舊知開封分兩廂治事景温意欲諂維復乞分四廂無益有害近已為朝廷所廢景温先知瀛州信事一女巫及為京尹與之往來事之益謹至以其子弟為府中小史出入用事一府側目黨庇私匿政事殆廢為言者所劾即時被黜及范純仁用事又百計欲引景温為刑部尚書亦為言者所劾而止又貼黄稱杜純杜紘二人皆無出身粗俗之人耳方韓維用事欲改先朝斷案舊例並從深坐刑部大理法官及一時議者皆

以為不可惟純與紘素諂事維盡力賛之維善其附已故純以蔭補得為侍御史朝廷察其姦妄尋即罷去舊法曾任侍御史非責降者每遇大禮許蔭補内中散大夫以上依見任人朝議大夫依本官及紘詳定元祐敕為純曾任侍御史而官止朝奉郎即改舊法於朝議大夫下添以下二字意欲使純由此得奏薦子弟去年明堂純即坐新條乞奏其子是時臣權吏部尚書親見其姦即中尚書省改正舊法按純紘皆法官進用不為不

知條貫至於添改敕文以濟其私其為欺罔未見其比

侍御史孫升言臣竊以給事中居瑣闥之地掌封駁之司朝廷命令賞罰之失給事乃能救之於未下臺諫止可言之于已行則是給事之職比臺諫為重前世顯名莫非儒士官制以來皆用辭科蓋非通知古今博習儒學者難任茲職伏見給事中范純禮本由蔭補不學無術外示恬靜內懷進取向任太常少卿朝廷因御史趙屼論列純禮不學無科名而罷純禮任淮南發運使

託疾堅請宫觀既除卿列旋陞侍從曾不固辭自居瑣闥無所建明近日中外但聞封駮秘書省以著作張耒爲病乞櫂免朝叅純禮以爲附下罔上搢紳傳以爲笑以其不學無術故至如此况給事中范祖禹見以實錄不預給事之職乃獨令不學無術之人當之恐非所以尊朝廷也純禮向以無科名不可爲太常令豈可以爲給事乎伏望聖慈詳察別除純禮職任以協公議貼黄稱給事中范祖禹久不預給事之職而范純禮不學無

術獨當其任封駁之司寂然無聞殆名存而實亡也按劉摯日記十二月十八日内降孫升言范純禮不可任給事中則此奏當係之十二月十八日令附蘇轍云云下又摯十二月二十七日記純禮知有劾章欲投劾摯勸勿遽明年正月二十六日乃改刑侍

甲寅鄜延路副都總管呂真為馬軍都虞候權管勾步軍司秦鳳路副都總管劉斌為步軍都虞候高陽關路副都總管熙河蘭岷路副總管王文郁為沂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陞副都總管知涇州張守約為昌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

管十月十三日蘇轍云云是日二十四日詔以向宗良知邢州初密院擬差高士敦士敦並路鈐轄罷合入此差遣告命已至進邸累日而宗良二十二日入表陳乞此州昨日降出令進呈太皇太后諭曰依宗良所乞即奏曰已差人多日又諭曰差下甚人奏以實諭曰為太后曾言且與宗良復表曰自來已差人無陳乞衝替之例欲與宗良別選一州與邢相若者諭曰涇只與宗良却別尋一差與士敦兼士敦不須忙也退依宣諭以士敦知涇州聖

意深遠刻已避嫌多類此宗良孱騃不足當此任宰執所以屢執不與者恐其害民也成就上德姑遂其請爾此據劉摯日記增入已而御史中丞蘇轍奏論不報轍又言臣近奏論朝廷先除高士敦知邢州向宗良繼有陳乞朝廷為罷士敦而以邢州授之二人皆外戚之家而奪一與一於體不順乞賜追寢經今多日不見施行臣非不知宗良地勢親近屢以為言非臣私便然臣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今宗良託身戚里不患不富貴

不患無差遣所患者不知禮義廉恥直情恣行日蹈尤悔而不知耳今若許令爭取士敦已授之命不復辭免習此驕横怙不知畏則恐宗良滿盈速咎其亡無日朝廷雖欲庇之而不可得臣為執法而不能禁之以漸豈愛人以德之謂乎今太皇太后雖欲深抑本宗其於處已則為盛德然以此御下似非愛人以德之義也今外人皆言隆祐之於崇慶盡孝盡敬朝夕無違宗良所請蓋不知耳若其知之必將不許臣是以冒昧獻言上欲

以全兩宮慈孝之盛下欲以成向氏廉退之美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昔虞芮爭田質之于周入境而遂以其所爭為閒田而去今若邢州之命兩皆不與其於國體極為穩便蓋風憲之官事有得失不擇親疎知而不言則為失職言之不避實名仇怨均之二者寧臣自負不敢負國惟陛下察之幸甚轍劉子稱十八日蓋六年正月十八日也實錄向宗良高士敦知邢州不見除命月日據劉摯日記乃十二月二十四日令并以轍明年正月十八日所言附此

乙卯夏國遣使賀正旦　刑部言應天下郡縣水陸驛

路所經並行禁謁知州通判縣令鈐門闗都監非假日不得出謁即謁本州見任官及職事相干若親屬并泛遣使命或知州鈐轄以上者聽發運監司在本州縣者準此從之　樞密院言知瀘州張克明奏請應瀘州新投降招附生界夷人今後如與漢人相犯並乞依漢法施行若是同類相犯乞比附黔州見行蠻人條制以五刑立定錢數量減數目斷罰入官應笞罪三貫杖罪五貫徒罪十貫流罪二十貫死罪三十貫如無見錢送納

即乞以器甲或畜產并土產物竹木之類估價折納入
官從之
丙辰遼國遣使興復軍節度使耶律慶先利州觀察使
蕭忠孝副使朝議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趙
圭延東上閤門使海州防禦使韓寀來賀正旦　樞密
院言楚軍大閱請以匹帛銀楪支賜罷轉資從之
丁巳戶部言諸軍管當請受曹司軍人剩貟詐欺或妄
作名目減刻官物及請給入已者依主首自盜法杖罪

配鄰州徒流罪配五百里追贓不免罪至死者奏裁若捕人能獲犯人者依驅磨點檢告發隱落失陷官錢法給賞係私物者減半詐欺未得減二等皆降配本轄人故縱與同罪至死者減一等經歷吏人點檢敗獲者得與未得各依告捕人賞三分給一累給滿二百緡者仍轉一資從之新本削去　户部言司封禮部主膳兵職駕庫司門屯田虞部吏祿錢依在京文武官料錢分數其職級互相兼領者從一多給從之新本削去　詔刑部點檢大

理寺差失每件以三省點檢得一件比較施行王巖叟墓誌云有旨刑部點檢大理寺差失王巖叟言刑部之于大理非若户部之于將作也大理乃刑部之助爾令若行點檢之法刑部利賞大理畏罰利則不免過求畏則必多撓曲以此議法未見停平宜且從舊制御史中丞蘇轍言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列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情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省上

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自元豐七年十月四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内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令年七月七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取旨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

防軍政令刑部定斷申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畧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自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

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轍此奏當是十一月或十二月令附十二月末六年二月十日己亥乃從轍奏十四日上官均罷御史論傅堯俞與韓忠彥爭辨轍奏或此也不知其時令附十二月末其從違并當考十一月五日轍已論此

轍又言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按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缾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許人

告捉兩餅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餅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令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告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户虧額而已酒户虧額但户部財利一事耳令既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

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逺外任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令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無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不行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未必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貼黄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

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從違當可削去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四十四人斷大辟四千二百六十一人